沈氏弋說

沈氏弋說卷之二

武林沈長卿幼宰　著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仝評

虞卿

虞卿解相印捐萬戶侯間行而急魏齊之難千
古高其誼以為難及于曰此虞卿之巧于藏拙
而借以為名者也蓋虞卿說士也與魏齊原非
深交即令果與齊厚而欲脫之當用說法或通
咫尺之書以說秦或破盈庭之謀以說趙或陳
合從之計以說他國諸侯則魏齊未必不可脫
也而卿皆無之古之人有行之者蔡聲子是也
楚伍舉破譖奔鄭又將奔晉而竟以說復不聞

聲子借伍舉逃也後之人有行之者曾朱家是也漢高帝既定天下購季布千金如褲虱無逃者而竟以說免未聞朱家借季布匿也卿尤以說舌見長者何無策至是太史公稱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李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夫以工于畫策之人蹈庸夫所不爲之事非情也且卿能料事揣情而不料平原十日之飲爲詐又不揣信

陵君之畏秦猶豫而未肯見也則卿所料而揣者特巳之去留而非魏齊之禍福也虞卿何如人非信陵君之失言也正核其情而疑之也彼與趙孝成王非深相知黃金白璧之賜上卿之號特初時嚮慕然耳長平之戰樓昌欲發重使媾秦虞卿欲附楚魏而王不聽六縣之割趙郝樓緩以爲然虞卿以爲不然而王無適從則虞卿正計無復之之會其去志巳久堅而適有魏

齊之緩急以藉手棄圭爵如敝屣何難哉戰國之士自魯仲連外不皆輕富貴之人而有時爲輕富貴之事范雎蔡澤相繼辭相遂可當高蹈哉不獨一虞卿也彼不幸無魏齊來耳雖然窮愁著書可謂賢矣但不當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因人成事盜名之故態耶而虞卿之微巧益信

卓去病先生評○當時秦勢甚强君臣并志而

圖一魏齊以信陵君之俠尚且猶豫畏而不敢
卿知說法無益止有逃耳其捐相印與俱困于
大梁政所以感激天下爲存齊計也六縣之割
趙郝沮樓緩逃卿業已功成而受一城之賞矣
謂其巧于藏拙而借此藉手恐未必然

孟嘗君

諸公子之延納無多于孟嘗君者然所食三千人皆客也非士也鷄鳴狗盜客之傑然者也馮驩其最傑者哉天下無微可忽牛溲馬渤亦有所用故趙盾以靈徹而免難徹固翳桑之餓人也豈鷄鳴狗盜之雄遂不當畜哉向令孟嘗君非此二客幾爲秦獄之鬼但恐三千食客未必盡能鷄鳴盡能狗盜耳王介甫謂鷄狗之客出

其門士耻而不至似矣然未盡也孟嘗君之受病在混而禮之而漫無尊賢之等也嗟乎魯穆公加泄栁申詳于子思之上費惠公埒王順長息于顏般之林二子不速去哉而田文食客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夫與文等盛節也而三千客樊然無等此餉軍犒師之法非優賓饗士之禮也亦釋門飯僧平等之法非佳公子親師取友之體也而顧以無所揀擇概善遇之爲得計

薛且作迺逃數矣卽所食之客有勝馮驩者衆人遇我何苦而國士自效乎侯嬴乃夷門監者信陵君虛左延爲上客卒用其策解邯鄲之圍若田文卽有高士不爲用矣何也過趙而擊殺數百人滅一縣以去其橫暴可知業已相齊滑矣棄而之魏合四國之兵偪臨淄而死王于莒其叛逝可知徒以好客之故名高其主聞于列國而所得力之客鷄鳴狗盜者但能脫巳于秦

彈鋏焚券者但能重巳于齊而社稷之安危隣封之休戚無與焉何貴于得士哉不然魯仲連王蠋皆齊人也肯于三千擾攘中備食客之數否

沈無回先生評○四君好客以自張耳孟嘗春申為甚從來短孟嘗者惟此說透徹而中窾

徐楚白先生評○信陵有事而客多効死孟嘗失位而食客皆去惟好客者不同故客亦不同

信陵君

侯生進竊符之說其策頗奇而危毛公薛公進救魏之說其義頗正而亦危信陵君兩用之以收大功垂不朽說者歸美于客而吾以爲皆信陵君之妙用使然若他人則敗矣方秦之囷趙也長平四十萬衆一旦盡坑何有于魏兵之八萬此時晉鄙椎矣矯制發軍其氣百倍兵法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者然信陵君非能素拊循

其士卒與驅市人而戰何異其勝也幸也儻不勝而秦乘大梁之虛以偏師直擣其境則趙與魏之社稷不保信陵君之首領亦不保侯生縱北鄉自剄以送公子而誰爲公子畫此策者乎古而下必追論之以爲好客而受禍最慘者無如信陵矣信陵留趙十年不歸秦攻魏急毛薛二公以危詞動之而始歸歸而將五國之兵擊秦邯鄲之餘威猶在兵法所謂後實而先聲者

然師徒無統將各異心且得無傷于恃乎其決不勝半也已而破秦軍于河外走蒙驁逐至函谷而還當是時信陵挾震主之威秦王捐萬金行反間使者頻問賀公子得立爲王未也毒信陵日夜飲酒近婦人以終餘年不然千古而下必追論之以爲誤聽毛薛之言不得其死足爲好客之大戒矣吾故曰皆信陵君之妙用使然長于用兵哲于保身以成客之名而人因歸美

于客也雖然天下事未有全利而無害者豪傑之士什得六七卽斷然爲之惟庸夫必萬全而後發而信陵君豪傑也故侯生毛薛之說售也

卓去病先生評○長于用兵哲于保身以成客名勝唐應德論百倍至于豪傑之士什得六七斷然爲之惟庸夫必萬全而後發此千古隻眼處惟六七也所以萬全惟萬全也所以多蹶

韓信

昔人有言士為知已者死又曰感恩則有之知巳則未也然則感恩與知巳固大不侔矣淮陰侯韓信不聽蒯通言不過感高帝解推之恩不忍背負其實高帝非信知巳也初因滕公之薦而試用之拜為治粟都尉未之奇也及信亡去而相國何急追之帝猶怒罵以何為迂濶及何薦之力猶但以為將而不以為大將帝豈信知

已幾假令信在楚時有亞夫汲引左右其間未必以執戟終也此正亞夫與蕭何相業低昂成敗相反之故而漢廷論功首蕭何但抽揚他績獨不及薦信一事非但漢廷諸臣不知信并高帝亦不知矣魏倩實陳平知巳平未嘗不知之乃信自始至終矜巳之能謂帝待遇之厚而無一語歸本蕭何非但帝不知何之知信并信亦不知何之知巳矣以故斤斤于漂母之一飯償

妙論

之千金彼追數生平無可酬報而以漂母當之蓋以愧淮陰之爲男子者實非信本懷也不然以釜餘而飽飢者自閭閻婦嫗常態況恕信而有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之詞與嘷蹴何異哉而感恩若是觀其賜南昌亭長以百錢召辱已少年爲楚中尉則信意中之事已隱然言表而後世不察與投金瀨水同類並觀亦可笑矣信不學無術人也自行軍用兵外概無

（論情事甚快）

所窺更願欲易足葵毋而覩其傍可置萬家胸
中巳儼然具一人臣規局得爲眞王盜自喜過
望故蒯通躡足之說枘鑿不入既不躡足自不（深文無害）
得不伍絳灌信何所見之晚微時能出胯下豈
顯時遂不能伍絳灌耶方信之下魏破代也帝
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楚圍帝于滎
陽帝自稱漢使馳入信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
諸將易置之帝之備信何密而信之待帝何疎

也以疎而不檢之衷挾滿而難持之氣以事猜
主宜其蹶矣且假王之請罪在要君垓下之爽
約罪不獨要君而巳凡此皆所以致蹶之道非
高帝之薄也如是則何如明足之愈乎太史公
曰天下巳定乃謀叛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蓋
隱之也信于功名之會無超識以處之終始誤
認高帝爲知巳而不識蕭何爲知巳即受蕭何
之詒以墮呂后之計而信猶死不悟也予過淮

陰觸遺事而有感因念古聖賢帝王不治生者惟孔孟與漢高帝耳豪傑而不治生則蘇秦韓信是也然秦與信微時所遭每每動千古扼腕則漂毋之𩜹名有以也夫

黃聖荄先生評○高帝非信知巳故終始疑信信非高帝知巳故終始感帝古來無天下而三分之者蒯通剏論于未與漢之先則足之事直成於漢將亡之後超世曠識韓淮陰富貴之徒

也安能爲此

徐楚白先生評○滕公眼力不在蕭何下釋而不斬與語大悅能薦于漢高豈不薦于相國何後來長樂之死何與呂后同謀亦以已嘗薦信恐事發累及故急于死信而無一言相救

卓去病先生評○淮陰不學無術一言蔽之且不必以學術相槩也假王之請垓下之失一死非過獨人當窮時不𧶘餙詬厲已矣乃哀而進

食之丈夫不能自食數語激厲慨慷而自致其
誠要可與閭閻嫗婦之常同日道哉世有漂母
吾願爲秣馬焉

范增

夫忠臣受猜于主每由讒賊間之是以伍員非宰嚭鴟夷必不浮也屈原非上官子蘭汨羅必不沉也計項羽所尊信無踰增者誰讒誰賊而誰間之乎勾踐范蠡之入吳而恬不畏也恃宰嚭也張儀之敢于來楚而無懼也恃于蘭鄭袖輩也沛公謝羽鴻門所恃者卽增耳何也增固項羽之謀臣也羽自起兵以來咸陽烽火三月

所過殘滅傷于暴哉弑義帝傷于逆哉殺卿子冠軍傷于擅哉坑秦降卒二十萬誅降王子嬰傷于忍哉凡此皆不愜輿情而增皆不諫果出自增意乎抑增諫而羽不聽乎留侯君臣所以窺增者熟矣當是時天下已非羽有而增欲謀沛公于杯酒間以爲可混一天下豈折衝之奇乎增之能事僅如是也羽亦笑其迂而不聽羽之所以忽增者又素矣後世以成敗論謂沛公

脫虎口者賴有天幸留侯畫未萬全假令項羽用亞夫策漢不折而入于楚乎而不知此第市井格鬬之態亂臣賊子掩襲君父之不備以取天下則可非英雄所屑蹈也羽何如人哉拔山蓋世之傑其心懷原自光坦而增以詭譎之術進又何愚也疽發病死何足惜哉且羽非愎諫者比入關而悟曹無傷之譖聽侯生言能還太公不如夫差懷王之昏迷自用而又無譏賊以

間之增何故鬱鬱不得志耶況楚之叛將歸漢者不啻一韓信增不得辭其罪增與羽處有年矣羽豈久居人下者哉楚懷王孫心隱民間爲人牧羊增勸羽物色而立之何意耶立之不足爲功弒之深足爲逆留侯弟死不葬破家養士爲韓報讐增所知也羽殪韓王成使留侯之怨秦者轉而怨項而增不諫弒義帝則漢得執以爲辭殪韓王成則留侯欲釋憾于我而死心爲

漢斯二事皆所以資沛公也增實負羽羽不負增而世競以亞父爲智且忠無識甚矣
黃聖孩先生評○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擒高帝此語實羽知巳
徐楚白先生評○張艮目中原無范增先托項伯解釋侯項羽許諾而後入謝則已安若泰山矣增不能決勝千里而謀人杯酒閒便非帝師氣象許子遜謂項羽之敗全是用范增亦此意

卓去病先生評〇宋儒論增謀殺沛公則天下人人皆沛公子每笑之帝王局量豈盡人而具耶當時應爲宰割者非季則羽耳天下止一流岙取而殺之誠爲扼要增七十好奇其在此乎

閔子將先生評〇增雖千百口無以應也

紀信

項羽以百萬之衆困漢王于滎陽四面急擊請和弗許微紀信誑楚焚身孤城之下漢王幾不得脫當時謀雲武雨之雄如良平信布等皆安在耶論功而旌死事之臣則信于漢家勳無兩矣竟置不錄說者以帝方混一區宇號令諸雄王醜其事而掩之與斬丁公之意同予曰夫豈（況得好）獨帝醜之良平亦醜之矣鴻門之燕良用柔而

獲免白登之圍平奇計且六出至滎陽無一焉
則夫丁公者帝醜所獨而紀信者帝與良平諸
將相共以為醜者也古死事之臣多矣死而于
事未必濟即濟矣所全活止一城一邑未若信
績之烈且瑋者漢稱三傑信又超三傑而上之
凡高帝所以得有天下傳祚四百載秋毫皆信
力也而忍不錄乎帝既脫滎陽以城委周苛苛
罵數羽罪羽恚聲如乳虎捽苛沸鬲中烹之忠

節至今凜凜而漢亦不錄史記亦並不爲信與
苛立傳豈史臣之體當耀國聲靈而于滎陽事
特諱之歟

徐楚白先生評〇不惟愧殺艮平抑且愧殺遷
固

陸賈

太后將王諸呂賈難以口舌爭而病免家食得養晦之道及諸呂將危劉氏陳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賈爲畫策敎以將相調和平勃兩人遂深相結各以五百金爲壽飲酒交驩竟誅諸呂定劉氏賈之力居多夫賈儒生也高帝起馬上心嘗輕儒嫚罵賈時時稱說詩書以規之而安劉氏社稷者卒賈也高帝云安劉必勃可令爲

太尉予有說焉絳侯之爲人韓信羞與爲伍賈
誼流涕欲去之史遷譏其鄙朴凡庸則其人可
想見矣平之深念而取決于賈蓋疑其不足恃
也然何以卒安劉氏不負高帝之知勃握重兵
誅產祿猶谷礫卵無難者可危處在左右袒耳
微平提之而夾持之天下事尚未可知彼張負
非北州人豪哉胡以反黨惡鬮鋤善類也此賈
之卓識妙用實以助平之所不及而惜乎高帝

不及見也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庸人無大得亦無大失呂后之不去勃也以爲易與無能爲也若朱虛侯則躁不能待矣

洸無回先生評○予謂高帝之屬勃非以爲庸人可無大得失也知呂后之深不庸不可以集事也然發其機者賈也微賈則平勃不交驩漢社危而高帝之智亦隱矣史以隨陸並稱何止說黥布一事賈黙有贊定之功過何遠矣

徐楚白先生評○歸功陸賈眞善于讀史者

張良陳平

淮陰侯之請假王說者咎良平謀無遺謂不預為請封而侯其自請高帝怒動顏色乃始躡足附耳焉得智乎曰非也高帝猜主也良平與信雖有帷幄汗馬之分總同功一體人也信不自請而良平代為之請則帝不疑信而疑良平良平皆以智自完者辭三萬戶而受留侯封竟從赤松子遊不背魏無知以示不忘本此何如識

量哉而胃嫌疑以犯帝所深忌耶侯雍齒而汲中之偶語息其計畫出于良乎然雍齒有讐于帝非有功于帝者形跡與已不類以故已之說售而帝亦無猜無忌聽且從也世之寃淮陰侯者百喙白其不反而予觀信之爲人漫無成筭反不反彼亦不能自主漢之君臣孰從而測之哉史載其與陳豨謀事覺終屬影響然初告變時帝念功猶豫未決取決于平平無一言救之

敝胃

顧設僞遊雲夢之策至若蕭何所嘗薦信者也鍾室之誅亦助成之則信之爲信可知也已

黄聖孩先生評○議論徹骨

卓去病先生評○淮陰固善用兵其人予嘗疑之乃讀刎辛所言信之爲人漫無成筭反不反彼亦不能自主不覺快然世第以登壇數語相詫便以爲奇偉耳

叔孫通

漢高帝非惡儒也過魯而太牢祀孔子豈惡儒者惡夫迂而無用之豎儒耳叔孫通蓋有用之儒也爲秦博士時陳涉發難通阿二世盜也非反也二世悅賜帛二十疋與衣一襲革脫虎口不幾諛乎然而得儒之權矣高帝欲易太子通以申生扶蘇之事諫至欲頸血汗地不幾戇乎然而得儒之直矣通謂高帝臣願採古禮與秦

儀雜就之說者議其逢君而此正通之善調時變處也高帝知有秦而已矣嘗曰大丈夫當爲此矣茲又曰度吾所能行爲之蓋惟慮其迂也儻通而專以古禮進帝必不從徘托于秦儀之雜而綿蕞習者惟古是式禮行而雍雍肅肅秩然其可觀也帝亦必不厭夫寧不厭旋拜太常賜金五百斤矣通何異而有合乎吾因是知高帝所嫚駡者原非儒也卽秦皇帝所坑者亦不

過儒其服之儒而非眞儒大儒也眞儒大儒當天下無道之日隱矣二世去始皇不遠通漏于所坑之外而還能博士于二世之廷棄秦歸楚棄楚歸漢泛乎若不繫之舟而覓以儀法自顯通豈易及哉或有病其諫止複道而更立原廟爲委虵孝惠帝嗟乎通不委虵于易儲之先而委虵于嗣位之後乎世之不滿夫叔孫通者曾兩生胥非之也

漢武帝

司馬遷作孝武本紀于神僊封禪之事獨詳而他不及非實錄也遷微文剌譏于言外也後之訾孝武者紛紛乎以班固漢書爲據則所云窮兵黷武非獲已也王恢設謀馬邑誘襲單于師出無功恢死于獄自是邊無寧歲似乎恢開其釁然前此嘗和親矣嘗厚以金幣文繡賂矣而單于侵盜無已邊境被害孝武忿之而王恢進

此謀也恢罪在漏洩軍機逗留不進而不在擅開邊釁試歷舉匈奴寇邊之事入代者三入鴈門者五入五原者再入上谷者四入定襄入遼西入張掖酒泉入雲中入右北平者六七殺都尉凡五殺太守凡三漢歲歲出師斬虜首或千萬計而中國士馬物故亦畧相當然皆來而後應不得以窮黷爲孝武罪蓋從古匈奴爲中國患莫橫于建元太初閒而孝武適當其強雄才

大畧之主其能堪乎況高帝挫威于平城以天下初定久厭苦兵革無已而順受焉仁柔如孝文愈不能堪始發騎八萬五千遣灌嬰擊之旣而欲自將往擊羣臣太后皆諫止遣欒布等三將軍擊之旣而與匈奴和親輙背約入盜遣周亞夫張武等六將軍備之惡煩苦百姓不發兵深入夫以文帝所不能堪者而欲武帝堪之有是哉故責孝武不能以德綏則迂而罪孝武用

兵之非則尤戾舜伐有苗高宗伐鬼方周宣王伐淮南淮北蠻荆玁狁皆夷也以中國征四夷非孝武所刱為也自孝武而後歷昭宣元成哀平凡六世單于咸欵塞稱臣雖適逢其弱而誰實務之孝武弱之也微孝武則炎祚不促于新莽而促于匈奴晉懷愍宋徽欽之辱漢早受矣是孝武有大造于漢而安得以好大喜功訾之即用兵南越以其殺漢使故用兵朝鮮以其殺

遼東都尉故皆迫以不得不應之勢豈孝武之罪哉孝武之所短其小者在惑溺于方士祠官然無關社稷之根本其大者在巫蠱之禍國脉幾搖而輪臺悔過托寄得人已足贖前愆而盡洗之矣學者毋狃常說而疑予言之無據也

聞子將先生評○千古不易之論今人動稱秦皇漢武皆以爲罪之魁矣

徐楚白先生評○以晉宋事按之則孝武受病

處不在征伐

卓去病先生評○有建元之强所以有元成之安有渭橋之策所以有頡利之擒有澶淵之役所以有數十年之無事此古來立國英雄站脚處絧宰豈第爲漢武湔洗也

公孫弘

弘開東閣以延賓客與參謀議李德裕非之似也然謂周公吐哺下士則可弘效之則不可其說甚戾相臣以延攬爲職初不緣同姓異姓有茹且拒之分也但周公所下之士非斯皇之遺彥即譽髦之留良縱不然亦四友十亂之僅存者與後世賓客不侔耳後世賓客如趙氏之程嬰立孤杵臼死難而外寥寥無聞戰國時四公

于皆養士食客而侯生毛薛以下鷄鳴狗盜樸遬莫數矣魏其武安各以客敗公孫弘胡爲效之蓋稍臣有往來天下之精神亦有薌擅天下之氣味其纖趨而來者初非欽其道德高其品望而無以之爲谿谷也特勢利所合耳勢盡利去則溺韓公之灰羅翟門之雀者比比皆是而責以建議策勲必不得之數也李德裕引主父偃朔方之計朱買臣發十難弘不得一弘奏人

不得挾弓矢吾丘壽王以爲不便弘無以對謂平津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樊然與槐鄉齊列嗚乎恐周公之所吐哺而下者不如是也弘軟熟老儒賓客揣知其性必以安邊息兵之說進然陳于好大喜功之前其能入乎是賓客巧于逢弘而弘拙于逢武帝也德裕謂丞相閉門謝絕賓客則朝廷自然安靜此非德裕不能爲此說而公孫弘膌焉何也弘起于微以布衣居宰

輔德裕世祿之家以任子入相人情世態有睹有不睹也夫豈獨相門哉凡求端人于士大夫之門者如搴芙蓉于木末乎有所試而云然矣

卓去病先生評（）賓客巧于逢弘弘拙于逢武帝極是然以武帝之好大喜功而有安靜一着以救之固相反亦相收者如魏其武安好客而大將軍獨以不好客見幸是也當時東南夷朔方兩策集議以弘言罷東南夷專事朔方弘于

國事未必無濟武帝未必不喜政弘所以巧于
逢帝也

鉤弋夫人

方夫人顧眄之頃帝曰速去汝不得活令人悽惻而不忍聞夫立其子殺其母古無是法其曰有鑒于毋后之臨朝而然非眞情也當是時弗陵雖穉帝春秋未高方求神僊不死之術而卽爲子少毋壯慮亦太蚤計矣然則何以竟殺之耶曰巫蠱之禍必夫人搆之也堯毋名門帝無心授之以隙夫人因謀奪嫡而江充乘之未可

知也周宜臼非褒姒爲內間必不廢晉申生非驪姬爲內間必不死唐太子瑛非楊貴妃爲內間必不誅戾太子與武帝父子骨肉何物江充敢間之哉必鉤弋有微巧之術黙中英主之蔽而帝徐悟于事後因而殺之在鉤弋甘伏其辜帝亦安于厥心而斷然不貸特不以告人而人遂不及知耳觀其悼李夫人之詞幽柔婉致頗多兒女子之情而何獨慘于鉤弋哉

卓去病先生評○武帝殺鈎弋夫人英雄辣手也人固非之然北朝胡后以不殺故貽禍不淺若無胡后敗露便不見武帝好着數耳

閑子將先生評○想當然耳却中情理

蕭望之

于廷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而有冤臣曰韓延壽者蕭望之所陷也望之以師傅歷將相爲國元老挾私怨而誣搆一馮翊如承蜩當時趙蓋韓楊之獄追論者無不痛惜傷悼而悼延壽尤甚其治潁川東郡卓異著聞遷左馮翊恩信遍二十四縣議賢議能無棄市之典特以放散官錢忤訐望之而獄吏承旨舞文延壽遂不能免

然望之大臣而屑屑與小臣爭曲直乎宋唐玠劾文潞公法當貶竄潞公顧奏而釋之天下以此多公褊窄如望之無以服天下之心而反為宵小所藉口是以袁安任隗處梁冀之時禍患不及竟能鋤去權姦以快公憤非邪不勝正如腐儒所云也史稱其素行高冀不能加害有味哉斯言望之試自揣素行何如耶下獄自殺無一人鳴其冤者以韓延壽之死得罪于天下僅

足以償之也樹桃李則成蹊植蒺藜則被刺彼
鄭明華龍囘望之所援為黨者而能得其一臂
之力哉使其以傾延壽者而傾外戚庶許史之
禍可消以擠延壽者而擠閹官庶恭顯之讒可
杜當元成之末天地閉賢人隱二疏乞骸而歸
鄭子眞嚴君平甕杯以遁斯何時耶望之不希
鴻冥之適而猶好爵是廿宜其敗也嘗考孝元
親政之年已二十七猶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

至再辱師傅于囹圄偪其自殺元帝之昏庸不足道而當時望之朝夕與處獨不能蚤見其微乎故吾謂王式之于昌邑猶勝蕭望之也

聞子將先生評○望之殺延壽恭顯殺望之此是世間實事實理聞之可以戒孰謂幼字僅文人耶

漢光武

中興創業無異道也而時勢差有難易王莽亦微有低昂高帝之所乘者暴秦也人心怨秦不殊于秦而加以人心思漢則光武所獨也高帝之所當者項羽千古勁敵也而光武之所當者公孫述隗囂次則王郎次則赤眉青犢富平獲索等賊耳烏合瓦解不足以煩王師以時勢較一難一易懸矣而光武與高帝所刺謬者一不

事家人生產一性勤于稼穡營田業一以呂后之悍而不敢廢一廢郭后易太子一斬丁公以訓不忠一封子密爲不義侯一夷醢信越黥布一功臣賴以獲全所同符者一斬虵著異一圖讖發祥一入關秋毫無犯一所得財物悉與軍士一除秦苛法一除莽苛政一委任蕭何韓信張良崛起帝位一聽鄧禹馮異葦成恢復之功一慕四皓而不克見一薛方逄萌聘而不肯至

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斯數者同異低昂之大凡也高帝微時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嘆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此高帝之志也仕宦當爲執金吾娶妻當娶陰麗華此光武之志也石勒有言吾遇漢高帝當北面事之遇光武與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夫石勒亦人傑也其許高帝與光武也如是

長卿再弋○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弒奴以首

奔竇建德建德斬奴而返執首滑人德之遂降此與封子密大相反可見帝王舉動儘有不如盜賊處

卓去病先生評○光武事歸臺閣不任功臣千古得著處至于義士叛臣或誅或釋總有所為帝王與盜賊之心一也

嚴子陵

夫隱者潛也潛而復見者有所爲也湯之阿衡武之尚父不以莘渭老而與之伐暴救民是也潛而終不見者無所爲也潁陽巢許及沮溺丈人輩是也潛而復見見而復潛者在有爲無爲之間也夷齊叩馬伸義四皓羽翼太子是也而嚴子陵獨何所爲哉自附洗耳之高即足不加于帝腹可也寄跡羊裘之釣即物色之訪可無

來也悅志富春之耕即安車玄纁之聘可無就
也舜即帝位其微時所謂鄧墟七友者終身不
見子陵豈不聞耶旣至矣而仍不屈說者曰貴
易交富易妻光武所以探宋弘者也厥後寵陰
麗華廢郭后糟糠之妻已如此貧賤之交安足
恃或子陵見幾而作未可知也予曰不然子陵
與光武處有年矣彼此各習知者光武徵處士
薛方逢萌周黨王霸輩以及子陵不過蒐隱逸

爲名耳而富貴驕人之習氣未除子陵煙霞丘壑之侶非求志達道之英也車駕臨幸臥而不起眠而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則貧賤驕人之客氣未降以故齟齬不合而去而范文正公云非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非光武不能成先生之高嗟乎當時來而不屈者不獨一子陵則成光武之大者亦不獨一子陵假令光武不能成其高將誅之乎抑囚繫而脅之使就職乎司徒

侯霸素與子陵善遣使奉書子陵口授曰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此在子陵未嘗失言而帝笑為狂奴故態巳心輕之久矣三徵而後至僅除諫議大夫豈鼎鉉之地子陵固不足當歟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此時子陵年八十矣何不特徵于初而顧與薛方等同辟乎子陵即非光武故人寧棄置不徵乎在光武原非異數在子陵可以不來賜錢百萬穀千斛在

子陵身逝之後何不及身而賜之粟肉之繼耶別于薛方輩猶依然故人之情也況先武發跡舂陵特不悉其相助為理而求助于天下既定之日子陵具傲骨者能無恧乎宜其飄然逝也嗟乎使殺深源而終于不出也至今有餘思矣子陵亦云

長卿再弋○世人肚腸齷齪看得功名富貴十分重故側聞子陵遺事不覺心折其實泉石猶

拜簪纓纏縛苦樂大異子陵不過不貪富貴要自尋個快活去處而論者多溢美子陵有知恐掩耳不屑聽也子陵之上還有東方朔管幼安兩種最高人物在而世誤認子陵為第一流人物政如賣菜傭目不覩明珠而道拾遺金遂以為天下之寶盡在是矣哀哉

卓去病先生評○子陵氣象實能超駕光武光武豎度實能涵蓋子陵故兩不相入如能不出

則桐江春亦至今不知作如何想此幼孚所以

致慨于玄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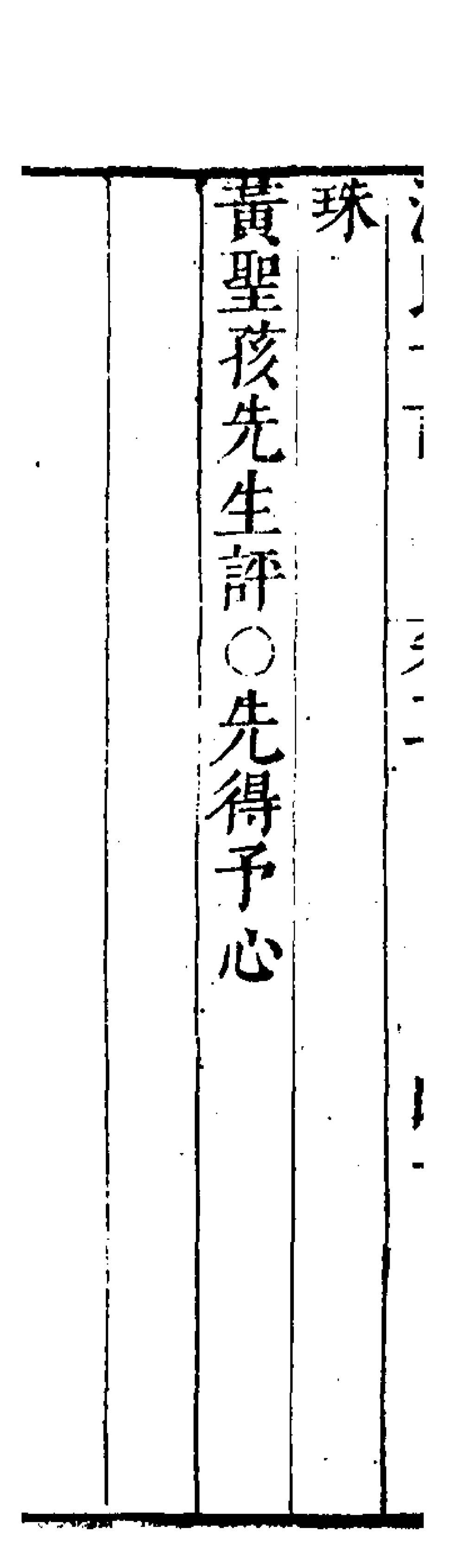
馬援

伏波將軍援佐世祖龍興平隴定蜀南襄交阯西鋤先零復征五溪之蠻績種種矣封新息侯爲漢元勲即有罪且將十世宥之而薏苡蒙謗主眷不終槀葬城西其故安在宋太祖嘗至趙普家發海味于甕得瓜子金不以罪普世祖于援據浮說而罪之非目擊也馬革裹尸之忠曾不一憐念耶況所謂豁達大度同符高祖者

鄧寇諸功臣俱獲保全何憾于援而薄報之哉予曰不然讒生于疑世祖之疑援非一朝夕自騰聲三輔遨遊二帝特已俔矣奉書洛陽識帝王之有真非其他功臣覩角材而臣之者比也彭寵倏附而倏叛援韜畧威勇百倍于寵而不自韜匿特有躍躍欲奮之氣世祖年老厭兵設有叵測誰則制之其所日夜隱憂而不以告人者讒夫窺之熟矣而援不自知故及于敗不然

梁松坐援書叩頭流血帝所稔知顧使之乘驛責援代監其軍此何意耶援請營壺頭耿舒請從充道帝從援議旋聽舒而答援又何意耶溯業之英辟明見萬里外若曰老將智而髦及之必非其情矣宋胡寅以爲春秋既高智有所困此不知世祖者也

徐楚白先生評○宋太祖有制普之術故瓜金同于海味漢世祖有防援之心故薏苡等於明



珠

黄聖孩先生評○先得予心

竇武何進

春秋書曰不待君命而誅君側之惡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諸侯城成周宋仲幾獨不受功晉人執之于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爲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于天子之側則履霜之漸簒弑之階也乃竇武何進謀誅宦官俱上白于太后機事不密反遭其毒豈春秋所謂謀及婦人宜其死歟夫獨斷則爲無

將請命又虞中格爲武進計何途之從而可爭
日武進之失有三失于恃失于怨失于葸耳自
負元舅之親所請必得非恃乎武以奴僕刑餘
無能爲也與陳蕃竇章攻之非怨乎進聽袁紹
之說召董卓入蛸以釀大難曹操笑曰特一獄
吏事也何至紛紛召外兵此非葸乎以爭揣之
事不可不白于太后而白之有方非倉卒口舌
可驟得也蓋婦人女子之性與閹竪頻合而宮

闈邃密之地左右近習之所浸潤根深蒂固斷立轉于片言難矣故霍光以異姓之卿廢昌邑危如累卵而太后從之竇武何進以椒房之戚誅曹節蹇碩輕若承蜩而太后不從豈一朝夕之故哉況一門三侯專寵于澤武自授以口實張奐北州人豪不引爲已助而反使之助逆操戈何其疎也何進襲武覆轍愎陳琳鄭公業之諫漢之明堂幾于不祀甚矣庸愚之悞國罪不

在權姦下也而議者惜之亦何足惜哉然則爲武進計如之何鷙鳥將擊先歛其翼伺釁而動出其不意披以必誅之條聲罪討之太后必不能曲爲之庇是呼吸之間知勇俱困而權姦已授首矣（誰有此識力）卽不然擅殺而邀議親之典猶愈于反噬也貸諸姦以安反側猶愈于欲盡誅之不得而以身殉也如是則瘿疣去而元氣不削錮疾已瘳所謂大臣者道固如此彼負望如陳蕃社

稷倚之安危而受禍承天甞死不悟由無術以處之也嗚呼奚責于武進哉

徐楚白先生評○三失俱有而葸之害大

郭泰李膺范滂

東漢之士肥遯自珍如申屠蟠超然評論之外者有幾史稱黄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憒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殆庶幾焉徐孺子累辟不就然銘戴知己之恩聞其薨奔徒步吊祭豈忘情斯世者哉時不可爲沉冥以晦跡比于郭有道致更遠矣龍門仙舟何者不與元禮莫逆加以好臧否人物頗足觸忌默足以容泰實愧焉

其幸而免者在下位而無好爵之縻也且其所遇者惡闇非操賊也若生漢獻之世與孔北海禰正平同玉碎矣議者因其幸免而云泰不爲危言激論以取禍以予論之陳實誅宦官不克而敗郭林宗哭諸野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斯言也乃申屠蟠黃叔度徐孺子所必不出諸口者明哲之謂何一時之士厚自標榜若顧厨俊及輩固依附時名寔無撥亂之具而李范

人豪亦三木囊頭斃于亂賊之手則所謂風裁節義者詎士人殞身之媒歟夫眞風裁眞節義死社稷者有矣未有死羣小者也延嘉二年漢桓帝因陳蕃胡廣之薦安車玄纁備禮致聘于徐穉聞楊喬之賢欲以公主尚之猶未至失道之甚也而穉堅臥不出喬寧餓死而辭姻有深情隱痛不可告人者存焉當時埋光家食如茅容者不少也獨徐楊乎哉李范兩君子縱不及

孫穉之高蹈寧楊喬之不若耶士君子不得爲
天民則爲逸民毋進退失據踵李范之獘也若
郭林宗嵴嵴于世而僅以身免亦無取焉

李固

桓靈皆無道主也而桓優于靈靈帝呼宦官爲父母桓帝能發憤誅梁冀大有間矣梁冀之惡浮于竇憲憲刺殺諸侯以邊功贖罪威震朝庭冀弑質帝鴆毒有徵不赦之辜顯然而舉朝不敢問固固爲元宰又素以風節自標者質帝暴崩語固以被毒之故固于此時直發其姦聚朝紳而討之冀安所逭死哉而隱忍遷就生死利害

之念牽制于中狐疑而不決推究侍醫何益于事懦與迂合使冀得陰爲備而已反受制焉大逆如冀不聲其罪反奏記協謀迎立清河王慶而機會一失不可復圖與杜喬相繼受戮宜哉揆其本念不過懼禍而重發而禍必不能免孰若質帝被毒之日揚眉張膽奮擊于朝烈烈而死之爲快哉予嘗謂豪傑舉動十得六七即毅然擔當故謀常克濟庸愚之人必欲萬全必至

于一敗塗地夫天下事未有全利而無害者也固身爲正卿立人本朝不以討賊爲已任若據董狐之筆則弑其君者非固而誰范曄寬之謂愈于胡廣趙戒開大臣軟熟畏事之門失史氏之體矣一梁冀耳李固不能誅而桓帝誅之是桓帝之昏庸反賢于固之忠義也秦之趙高殺李斯弑二世而子嬰誅之是子嬰不第賢于二世且賢于李斯也是以君子貴斷也當斷不斷

反受其亂李斯不死于矯詔誅扶蘇之時而死于囚安得上書之日李固不死于質帝被毒之年而死于梁冀之手死者有知應悔于泉下矣

馬融經術名儒附梁冀爲作奏請誅李固其殺人媢人如是未幾髠笞徙朔方譬虎前之巫自結于虎終非其所讙也古今人患失而反失者獨馬融乎哉予因感李固之事而并及之

卓去病先生評○質帝遇毒之日李固眞欠一

死律以董狐之筆非弒君其誰

孔融

曹操忌楊彪慮其圖已因袁術僭亂誣彪大逆劾收下獄文舉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曹操述楊公之世德辭氣慷慨以去就爭之操不得已遂出彪說者曰操雖奸雄奪于文舉之正論而止予曰非也袁術與彪有婚姻而羅織其罪以為將誅廢置則事關宗社操所執亦甚正融安得奪之即不然以廢置之謀發自孔融并逮融亦

可也而操翻然易慮何耶融海內領袖人中龍也挾以拂衣而去則人望失而英雄且羣起而圖操矣去尚不可況誅之乎融自稱魯國男子此時操適爲兗州刺史東方士氣剛直可智能不可威脇失一融而天下之爲融者胥解體焉此正操所欲彌縫處也既不誅融自當釋彪此奸雄轉關換局之法而古今人盡不知也然操所陰忌而思剪者已不在彪而在融矣芳蘭當

戸不得不鋤他日以匿張儉故融闔門被戮受禍更慘嗚呼魯朱家能保全季布而孔文舉并不保其身非智不若所處之時異也蘇長公有言非公誅操則操害公勢不兩立此爲善良樹幟壯千古之色則可耳其實融安能誅操哉彪釋之後融掛冠田里鴻飛冥冥操亦無如之何矣范燁云夫嚴氣正性覆壓而已豈能委曲以免其生哉予謂管幼安氣性亦屬嚴正而何獨

免焉則世之君子見幾之哲何可少也
長卿再匕○文彪幾爲操所害而子脩顧沾沾
焉露才觸忌猶流螢之當筵飛蛾之赴焰豈復
有生理哉嗟乎何責于禰正平也
黃聖孩先生評○文舉正平俱非大有爲之才
徒以口舌得禍所謂匹夫之勇耳不足惜也
卓去病先生評○大抵雄伯之士可以利害恐
不可以正論奪操實畏融非服融也此奸雄轉

關換局之法幼宰一語看破今古

沈無回先生評〇老瞞心事千古如見

昭烈帝

司馬光不以正統予昭烈謂其于中山靖王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故抑之夫昭烈卽疏遠乎猶愈于魏之簒也三代而下漢得天下最正功最高尊昭烈所以綿漢祚也論世者不忍其脉之遽斬而愀然有存羊之思焉陳壽志三國明以天子之制予魏而外吳蜀爲列國以予論之崛起草澤與闖奸君側者差殊則魏且

不得與吳等況蜀乎壽又言昭烈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以規宇亦狹夫操猾虜備仁辟也仲尼辨正譎不以晉文先齊桓壽何以屈蜀而伸魏壽晉人也知有魏而已矣魏之有晉猶季孫之有陽虎壽欲伸晉不得不先伸魏司馬溫公著通鑑祖陳壽之筆以魏紀年至朱晦翁作綱目始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蓋有激于蜀丞相諸葛亮入寇之書舛錯倒置而删定焉

者也夫溫公爲人方嚴不假借于簒賊又宋代
臣子亦于曹操無貶詞顧謂操取天下于羣盜
不取天下于漢室何意耶人言王安石僻觀此
語則司馬君實僻過之予竊其隱寬魏亦所以
寬晉也司馬懿父子陽施陰設移魏祚于掌股
之閒光豈其苗裔耶以正統予魏爲晉司馬氏
地也此子產立公孫洩之意觀過知仁其此謂
哉不然諸葛武侯去中山靖王特未遠草廬中

卽稱昭烈爲帝冑其勸進之詞云曹丕簒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宜卽帝位皆確有所據光豈不知之卽陳壽亦稱昭烈弘毅寬厚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光又豈不知之而紆回其說以欺後世戾矣若云魏武踞中原之勝不得不以正統歸之則晉之江左宋之江南遂不得以正統稱耶光所見殆不如是說者以予說爲偏詞而更自有說非予所敢知巳

長卿再弋○疑光爲懿泒時辟大駭試考孟夫子世系當渙然氷釋所謂蓮花出糞壤中不礙清淨者也溫公大儒予那得不如此說

卓去病先生評○正統之說論者不一予謂有土而君實由自立非人可以私意進退者周天子尚在則楚不得以滅陳此春秋存陳之旨也伯者主盟則吳楚可以疊見于春秋此春秋漸進吳楚之旨也地據中原身握大柄卽盜賊蠻

夷君子僅可致嘆于餘分閏氣而已當時臣民安能逃之吾非天子安能誅絕之耶溫公寬魏以寬晉此眞夫子待宋人微意幼宰抉于千古之下奇矣

魏延

孔明不用延策說者謂延有反相孔明疑之而不用然其策自奇子謂肅莫肅于子午谷之策矣子午卽險隘乎我能往寇亦能往倘曹敵見及此而蚤備焉則蜀兵未能會而爲一蜀勢先已截而爲二危矣哉太和中曹眞表請數道伐蜀一出斜谷一出子午谷陳羣皆以爲未便而止豈孔明見不及此顧俟延發之哉若疑延有

反相則遣他將往可也陽假之兵陰觀其變以
剪滅之亦可也何至并其策而棄之凡間道襲
擊以掩人之不備者施于危邦亂國可耳操父
子君臣謀無遺詩魏延此策何其迂也
長卿再弋○李密欲走襄城就張善相而聲言
入洛盛彥師帥衆踰熊耳山南弓弩刀楯夾路
而伏密兵首尾斷絕不相救應彥師擊斬之觀
此則武侯不用延策確有定見

曹操

操以丁儀之譖欲廢其子問于賈詡詡引袁本初劉景升事諷之而止則丁儀豈端人哉丁儀目眇操愛其才欲以女嫁之而竟不果徒虛語耳操患頭風讀陳琳檄起曰是愈我疾是愈我疾武曌見駱賓王檄歎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宰相之過也二事大相類皆奸雄釋懈欺世語蓋無解于淸議不得不如此說而李溫

陵實認以爲憐才誤矣姦雄憐才不過收之以
爲名耳若琳與賓王檄皆罵賊之詞千古痛快
恐操壁胸中未必如虛船觸舟而毫無芥蔕也
長卿再弋〇劉備以天下知有已爲喜而曹操
以英雄許備備以爲懼聞雷失著則操忌刻可
知丁儀才在楊脩下得免死幸矣安望作快壻
乎
沈無回先生評〇余謂二事皆眞非欺世也大

奸雄亦自有轉折與眞正豪傑差異而畧同若
纎毫不容是穿窬之小人非大奸雄矣

蔡邕

豫讓于智伯千古義之而蔡邕于董卓有遺議焉吾謂董卓與智伯惡逆等耳蔡邕才品亦不亞豫讓或者讓烈烈以死而邕獨少此歟乃欒布哭彭越覩死如歸而高帝釋之拜爲都尉邕感卓知遇特于王允坐中一嘆而竟付廷尉何其寃也漢書述邕篤孝廬墓有馴兔連理之祥三世同居誼高閭閈稱疾辭召作釋誨以見志

建寧中累遷議郎妖異屢見陳政要所宜行者七事又特詔直言無諱密以皂囊封上而邕遂斥乳母趙嬈之橫指門史霍玉之姦太尉張顥光祿勳偉璋校尉趙玹蓋升並為國蠹帝覽奏為曹節所竊而邕禍遂不可解微呂強幾棄市矣當時劉郃楊球程璜輩遣刺毒邕而幸免王智復告邕謗訕而邕慮不免亡命江淮遠跡吳會惴惴乎畏罪之不暇與董卓曾無生平卓之

辟邕在漢靈晏駕之後邕初稱疾不就而卓挾之怒且詈曰我力能族人則邕之就辟其情萬不獲巳而腐儒責以不能避禍遠引設身處地雖欲爲冥鴻得乎甚矣名之爲累也以名收以威刼雖終身不畫一策可也而又責以直言忠告不愈賛乎然當時賓客部曲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邕未嘗不諫止也永平中地震邕以爲陰盛侵陽臣下僭踰所致明公不當乘金華青

蓋瓜畫兩轓卓未嘗不採納也卓重邕才品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待遇頗厚而邕揣其必敗欲東奔兗州以俟之豈附逆者哉邕一代人望懷舊感傷羣情不無搖惑迫允以不得不誅之勢而邕也情之所觸不覺致嘆嘆而始成其爲邕也豫讓見諒于襄子欒布見取于高帝而蔡邕偏受禍于王允悲夫世俗忌才而奸雄收之以從人望其禮遇之隆有令人結念而不忘者新

莽時詣闕上書之人以四十八萬計豈盡出于諛哉論者無以柯亭之笛爨下之琴鳥篆碑冊之技而掩其節義之高可也

長卿再弋○只因世俗不解憐才以故豪傑之士爲權奸所顛倒而不覺入其彀中若看得王莽謙恭下士與淮陰惡少年無二遠便是眞正豪傑此管幼安所以不可及也

卓去病先生評○伯喈孝友篤行絕無逢世軟

熟之態董卓生前待之甚厚然座中之嘆金罍子云安知非感慨于盛衰今昔之故而爲此嗟慨乎奚必專在構卓也廷尉見收眞是寃獄兼幼年再三數其節義幾以技藝掩矣

謝安

文靖公之英猷其大者在處桓溫破符堅二事古今不予其功而許其量何也安與孫興公盤桓東山時汎海中流風濤並起諸君莫不色戰而安神采吟嘯自若因此窺其雅度然孔子曰臨事而懼孟子曰予有戒心則當社稷存亡之會又不宜泄泄然效告子之不動心也大司馬入朝伏甲設饌欲芟夷朝士王坦之窘儀失措

倒執手板安從容望階趨庸諷味如嘗可謂量矣然新亭之迎其失也語之大臣之風節溫以伐蜀之功自雄積欲著奇勳于趙魏而路阻石門兵推襄邑乃委罪偏裨遷怒朝廷廢主以立威如置奕棋而安不能匡救其失也隨之大臣之風義溫疾篤子幼又無輿援而乞九錫安位望傾朝何有于晝盡之死厭而顧爲具草姑緩之以待其斃儻緩之而不斃求索無厭安何以

（此八公[illegible]最[illegible]死）

待之乎其失也觀望之大臣之風力凡此三者吾所不滿于安之處桓溫者也秦人挾百萬之師直取江左朝野震驚安對客圍棋恬不爲意可謂量矣然非謝玄實能而堅自敗也堅違王猛臨終之言故及于敗猛之言曰晉雖僻處江南而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讐敵宜漸除之堅以匹夫奄有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中推最傑焉而一敗塗地其失

有三傾國而戰如樗蒲抛家以擲而不爲後繼一失也疏爵以賞歸命除宮築第以待晉之君臣知探物于囊意滿而氣盈二失也欲速觀厥成而不知釋晉以爲後圖昧乘除之數犯知止知足之戒三失也其不殺慕容垂姚萇姑置焉凡此三者堅所以致敗之由也堅夷人也其用兵亦夷而安借敗爲成遂有淮淝之捷不然以八千人攖投鞭斷流之衆雖太公穰且無所見

長而謝玄能辦此乎儻符堅治國有方勢不瓦
解再舉入寇謝氏叔侄何以應乎古來僥倖以
成功者不止于此予因論謝安而推明之以見
天之祚晉非人力所及云

殷浩

世俗之于流品眞者必不知知者必不眞是以孔明具王佐之才高臥南陽自比管樂意稍貶矣時人尚莫之許浩盜虛名累辟不就謝尚王濛褚裒司馬昱皆爲所欺以爲江左興亡懸于深源之出處又曰深源不出其如蒼生何惟庾翼知其立名非眞辟爲軍司遺書誚之弗就也翼卒而浩始出北伐無功書空作咄江左之蒼

生竟陸沉而未有起色及桓温辟爲尚書令手答虞悰開閉十數竟達空函可醜極矣噫晩節如是而厥初曾負管葛之望豈晉室士大夫崇虛而不課實可以時名動乎向使草廬無三顧之勤殺侯堅居墓之節千載而下不知其作何評論也嗟乎若陶潛王無功之流謂善藏其用也可謂善藏其拙也可

王導

史稱導爲東晉名臣有江左夷吾之譽故尚論者罪其假手逆敦以殺周顗與趙盾弑君之律同科此秦少游說也又罪其陰懷異謀坐觀敦事之成敗以爲後應此黃震說也二說皆不足以罪導何者匿怨修報恒情乎覩表流涕悔恨莫追自言幽冥中負此良友則導之過不俟人摘而已自知自訟矣奚其罪導位極人臣敦事

成富貴不加益不成首領莫保甚則赤族至愚者不爲也棄疾之于子南石碏之于厚李璀之于懷光父子尚不相及何况兄弟奚其罪所可罪者庾亮召蘇峻而不止無先見之明石勒寇襄陽疫死過半葛陂淫雨三月而不襲無乘敝之權卞敦不赴國難郭默害劉胤而不問無殛奸之勇帝拜其妻曹氏而不辭無人臣之禮耳晉人習氣以放曠依阿爲高而借名檢任勵勤

者目爲迂濶誠有如于寶所訾者當時惟陶士
行劉越石祖士雅三子留心撥亂不似晉人而
陶念未粹劉祖不竟其用而以幽死惜哉予嘗
謂春秋重世卿而田常簒齊六卿割晉晉重門
第而敦玄包藏禍心逆節萌起流弊一至于此
若王導者太平坐鎮則可而責以大義滅親如
古人能乎哉予所深罪導者亦以導爲東晉名
臣有江左夷吾之譽故責備焉儻就晉人而月

旦之旦以爲風流詳雅矣

阜去病先生評○ 幼宰彈射王謝何𤗘以對總之婉轉圖功因循成業王右軍所言者是二子苦心處亦二子得力處且當時國勢與二子體性力量只合如此不可强也牽制以容奸乘時以自便流弊固然矣

崔浩高允

浩之誅也崔氏族赤矣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栁氏皆以浩姻親坐罪滅宗方浩伏誅時幽執檻内送于城南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從古宰司之被戮辱無如浩最慘者世相傳以爲毀佛之報予謂不盡由此浩所以賈禍者三欲大整流品明辯姓族犯衆怒而不恤一也專制朝權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

數十人為郡守與太子晃固爭而遣之橫據其非角勝于主二也惑嵩山道士寇謙之勸帝建靜輪宮以上接天神高不聞雞犬功費萬億民疲財匱三也凡此皆買禍之媒至于刊所撰國史于石列之通衢以彰直筆則罪不獨在浩也詔旨原赦以務從實錄特不當勒石暴揚國惡非人臣之禮耳然當時閔湛郗標寔誤之而高允與之共事又未嘗諍止之也允始謂東宮博

士管恬曰翟公其不免乎既謂著作郎宗欽曰恐爲翟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明知其非而不諍止之自當與浩同科邀景穆之靈萬死一生出語人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夫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允教以實對而翟黑子不從竟被誅戮假令翟黑子依允所教而受禍則幽冥中誠負之矣惟遠允之教以至是是翟黑子負允允不負翟黑子

也允所負者即崔伯深耳何也允所以對景穆
與帝者當明証直筆之是而刊石之非當正闕
濫都標邈謀之罪而開崔浩議劝之典則浩或
取竄而不誅即誅應不至夷族而允不出此但
背與同死何益哉游雅曰崔司徒嘗謂高生豐
高生頗乃
才博學所少者矯矯風節耳及司徒得罪詔旨
臨責浩聲嘶股栗允敷陳事理辭義清明人主
爲之改容允于此時能碎首泣血慟哭哀號述

浩生平謀議之善臣主際遇之奇以贖今日之死未必無回天之力茅焦解衣危論安金藏剖腹鳴寃雖秦皇武曌不能無動而况偏不能得諸魏主乎况左右之者有景穆在乎浩死之後帝追悼之曰崔司徒可惜悔何及矣曩時在廷諸臣恐擠浩莫救而况亦坐視何歟况與浩皆習天文術數言星曆各有所得而浩精于計畫其籌邊務若射覆無爽者何並昧于此哉况浩

自比子房而寇謙之未必知圯上老人赤松子也史稱浩不信佛法勸魏主阬屠天下沙門焚經壞像擧廟靡有孑遺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厠中其愚悖若此予聞古人欲避修史恐羅刑禍而魏收獨以考終又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諡文貞修郄者猶且發塚而拋骨則史官斷無倖免者方倚佛以祈錯滅罪愆之不暇而顧毀佛也哉允歷事五帝出

入三省五十餘年恩寵彌篤壽九十八薨雖非

佞佛之報而罪福殊懸亦非偶也

長卿再弋○北魏處崔浩太酷後世史官直筆

遂少唐太宗好自觀史史多溢美試覧其君臣

問答即勲華不是過也然豈皆實錄乎

黄聖孩先生評○浩傳極羣書列通衢而彰直

筆是鄙陋不學所爲也魏主英果而能恤才既

殺一浩必不復殺一允允第叩頭請死則自然

得生渠肯泣血流涕爲造辯寃而身蹈不測之禍哉吾故曰高生巧也

郭象

註莊子者奚翅數十家惟象註稱最能暢南華之所欲言殫漆園之所未發後世有莊子註郭象之說或曰非郭象手筆本于向秀之解義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遂零落不傳于世象竊爲已有自註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餘但點定文句而已然秀猶有別本故世傳向郭二莊其義不殊予曰非也秀一片

俗骨安能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其爲郭象手筆無疑象有儁才爲人薄行忌者倡是說以沒其長也大凡文章之道縱極神極奇者一經庸俗之手改竄數字便令全篇減色卽果出于向秀亦必勦襲稽叔夜輩口吻假爲已有而未竟其妙者也魏晉崇尚虛名郭象之名在向秀下故當時惑之然王克名在蔡邕下而論衡何以作帳中之秘左太冲名在二陸下而三都賦何以

不覆甕而反令玄晏重哉敢以是爲子玄解嘲

王通

隋何時耶所差勝秦者儒不坑耳斷無崇尚儒術之理通何其愚也通教授河汾年十五即爲弟子師從者千餘人李靖房玄齡魏徵皆出其門著續經中說二書人尊之曰夫子亦儘足以自樂而與薛收西遊長安獻太平十二策識者誚其鼓瑟齊門急于干進非也此學孔子而失焉者也孔子周流轍環席不暇煖當時弟子多

從遊於四方通僅偕薛收往則猶有未肖處曾男子之學柳下惠以其不可而學其可若優孟之學叔敖戲也王莽之學周公詐也通之學孔子戲耶詐耶神聖不相沿襲故堯舜不學伏羲神農黃帝禹湯文武不學堯舜而孔子亦不學數聖至孟氏始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荅公孫丑敢問所安之說非如通事事摹擬言協合以強附于孔子也學書者非不宗鍾王然神

不肖而彷彿其點畫則爲書奴學詩者非不宗李杜然骨不肖而盜竊其句字則爲詩奴王通學孔子蓋聖奴也後世怪之以爲文中子乃假託者實無其人而王績陳叔達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皆唐人也隋唐不甚相遠五子著論皆鑿鑿實有其人而宋咸獨斷其無謬矣大業元年徵之不至司空楊素勸之仕不欲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明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

不至則通之恬退可知特獻策一事學孔子太過而失其眞而謂通鼓瑟齊門急于干進通且死不服矣

卓去病先生評○文中子一段規行矩步精神非𪑇非詐以聖奴目之當矣篇中議論確不可易

沈無回先生評○是快論便是眞正學脉

魏徵

春秋時桓公不可一日無仲唐之時太宗可以無徵其事大異徵不得借仲爲解尹起莘謂徵之事建成受命高祖非委質東宮者可以無死予謂東宮與藩王孰重高祖旣命之輔東宮是以極重之任付托徵矣付托不效即爲高祖死亦可也馮立一騎士耳猶知死節徵爲東宮洗馬忍偷生乎即曲宥徵者玄武門之喋血徵未

嘗身與其事若仲之射鈎也而徵嘗勸建成殺
秦王則已陰與其謀矣唐之天下秋毫皆秦王
力猶漢之天下秋毫皆沛公力也沛公不以帝
位讓太公與仲兄而秦王以帝位讓高祖已難
矣又欲傳位建成此其勢必不能安高祖有言
化家爲國由汝破家亡身亦由汝又曰我年踰
知命願不及此故爲高祖計當以太上皇自處
而不當以東宮處建成爲建成計當讓位世民

而不當以東宮自處爲魏徵計當以世民應立之說上諫高祖下勸建成以銷其骨肉之隙而不當勸建成殺世民也建成庸才卽世民遜位授之必不能享而徵欲以討劉黑闥之功軼世民而居其上愚矣哉自古有以天下傳子弟者未聞有以天下傳父兄者也舜不傳瞍武王不傳伯邑考而欲世民以天下傳高祖又傳建成

齊王元吉更愚

此高祖建成之愚而魏徵不當助其愚也徵在

貞觀間讜論十餘萬言在武德中何以獨默太宗陽親之而陰鄙之矣徵死未幾而停婚仆碑有以也夫

徐楚白先生評○貞觀讜論豈能比績于夷吾喋血武門不能無愧于召忽

魏元忠

宋璟劉知幾激張說證元忠之不反說惕于公誼背昌宗于后前千古高宋劉之能成美張說之能從善而元忠殊不足以當此方李敬業起義兵討武后天下震動后遣李孝逸擊之軍至臨淮戰不利元忠不以此時伸大義激孝逸而反為武后作說客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若大軍久不進萬一朝廷命他將代之責以逗留之

罪柰何孝逸用其策因風縱火追斬敬業假令
元忠稍顧惜名義則唐之宗社不待狄張輩恢
復而助周黨逆元忠之罪莫可逭矣灌嬰承呂
后命擊齊乃與齊連和以觀變元忠于孝逸胡
不然耶按元忠寢疾周霸爲之嘗糞夫霸以諂
諛拜御史而元忠何自得此于霸及相中宗與
時俯仰酸棗尉袁楚客貽書責之但愧謝而已
故宋劉之激張說其事是其人非也

李勣

太宗以勣為社稷臣可托孤寄命身黜之而留以貽高宗使感激而圖報夫漢武帝之于霍光金日磾不如是也後勣阿意順旨贊立武曌以長孫無忌之親褚遂良之忠俱顧命大臣而有所不免此與上官桀之奸何異知人則哲帝堯所難固不足為太宗病而黜勣以市後恩術籠之非誠動之也失馭臣之體矣乃宋主之于二

蘇亦留以待後人曰吾爲子孫得二宰相後世無非之者不第以二蘇才且忠不負先帝知人之明而儲材待用與顧命大臣其處置方畧原不可同日語也勣相其孫敬業曰必敗我家因獵而焚之敬業畏身死馬浴血而出已而義旗首倡竟以敗誅勣雖羅剖棺之慘而得敬業以洗前愆不厚有榮施哉世俗顧謂勣爲不善之報豈爲人臣子必諛諂賣國如勣而後賢乎范

祖禹亦作此說無識甚矣勣將死以房杜爲戒蓋房杜忠于事君其子孫覆宗絶祀出于不幸非積不善所致也而勣廼以爲覆轍哉予嘗謂天之報施不顧于嗣續閒定休咎若云有德者後必昌何獨奕于勲華之冑彼豈乏之義方也者

暢奇

聖賢豪傑之不克紹如麟鳳之無種凡庸繩繩相接如牛羊犬豕不絶于世天豈薄麟鳳而厚牛羊犬豕哉于公陰德而大其門曰吾子孫必

爲三公嚴延年之毋掃室以待其喪之至皆道
其常者也
卓去病先生評○李勣盜賊小人不足比數范
祖禹等說乃世俗作家翁無咎無譽常談耳天
不薄麟鳳而厚犬羊可爲仁而無後者吐氣且
此千古創語也
徐楚白先生評○太宗不知其臣李勣不知其
孫

五王

從古元兇漏網于鈇鉞者惟武曌耳武曌惡冠千古斃所生之女以誣妒后而骨醉之乃桀紂所不爲者殺唐宗室殆盡乃莽操所不爲者其易唐爲周特篡奪之常耳淫僧懷義淫醫沈南璆淫少年張昌宗張易之又其餘也用酷吏周興來俊臣輩鋤除善良又其餘也以千古未有之惡而五龍匡復得保首領侍中宗爲其子耳

子無殺母之理當時所不可加誅于塋者獨中宗一人而唐之臣無不可剸刃于塋者不必使中宗聞也中宗而賢則知有大義滅親之說社稷爲重則君爲輕君爲重則父爲輕古之人有行之者而今日唐之社稷與唐之君父無一不重顧重一淫篡之母乎張柬之敬暉桓彥範袁恕己[illegible]竟無一人見及此乎二張誅而武三思猶在薛季昶劉幽求惕然深憂以諷柬之

輩而忽爲几上肉恬不經意竟死于三思之手孰謂五龍智哉三思用鄭愔計封柬之輩爲五王罷其政事此時猶可圖也而不圖反遭其毒則是一三思尚不能芟何有于武曌哉武曌置帝房州而不殺非愛之也斃其女何有于子以爲昏庸之極不必殺也若曰存空名以塞天下之口則誤矣彼在廷諸臣伎倆皆出曌下非所憚也即野有倡義如李敬業駱賓王輩廷臣以

中宗故出死力自効卽不勝而中宗復辟恃毋子之親巳亦可以逃死此壘之巧于用中宗也壘豈不知姑姪毋子之說待仁傑之開明哉佯爲愚闇使賢豪恐辱以挽回而自居其功則海内之才不致盡逸于草莽吾可以晏然而無虞此壘之巧于收仁傑輩也壘以女主革命坐鎭二十餘年而無奇禍其才固百倍于男子亦狄仁傑姚崇宋璟諸人之力居多若諸君子速去

則堅必速亡諸君子可隱不隱皆欲放伊尹之
五就桀柳下惠之不羞汙君而不知堅非桀比
桀者夏之裔堅者唐之讐事讐而自附于行權
無識甚矣當時賢豪俱入其彀中而不悟此堅
之所以不可及也堅之遷上陽宮也姚崇嗚咽
流涕曰今日別舊君堅之殁也武三思矯制封
魏元忠百戶元忠捧制感泣夫姚魏固世儒所
號名臣而狼狽若是則信乎唐無人哉

長卿再七○或問古來効力于亂賊者甚衆何必顧及中宗而後爲武曌用予曰予所謂廷臣指狄仁傑桃崇宋璟諸人言也曌雖淫篡然辨忠佞邪正截然不爽亦有一長或問曌既改唐爲周則自然欲立武氏苗裔以絕唐脉矣予論雖巧非本情也予曰若不改唐爲周特母后臨朝稱制如呂氏故事何名爲篡曌政不欲效呂所爲改易國號三思輩隱隱有將立意中宗隱

隱有將廢意譬以弱絲繫千黃金絡于奔馬之上作番絶狀道路觀者驚且恤而競爲之慮不然巳破之睨人憚于引手矣毀是箇招權爰巧的人設此危局網羅天下豪傑豈眞欲篡乎眞欲篡則殺中宗立三思咄嗟可成如此則天下仍爲唐有毀安能享祚二十餘年而無恙乎此極懇之人所爲毀不爾也或問姚之嗚咽與蔡邕座上之嘆是同是異一褒一貶何耶予曰邕

之就辟卓以赤族脇之而姚則孰迫之使事女主乎卓篡未成而身膏斧鑕昔之諂卓者轉而諂允邕不覺有炎凉之感曌篡已成而幸保首領中宗復辟名正言順羣心驩悅姚不宜有故主之思一褒一貶豈漫無據耶

卓去病先生評〇曌之巧于用中宗收仁傑輩是與論武氏當爲低首事仇而自附于行權無識甚矣是正論仁傑輩當爲汗顏

唐肅宗

天寶末羯胡雲擾鑾輿播遷兵次馬嵬太眞授首從陳玄禮之請也殆哉岌岌乎明皇耶是時肅宗即位于靈武先儒非之以爲乘危簒國孝子所不忍而予謂此正肅宗大孝處也明皇承高中睿三宗之亂唐室世有司晨之牝高祖太宗之遺澤蕩然即開元三十年勵精未足償累葉之穢濁無何而貴妃怙寵祿山擅權李林甫

楊國忠相繼助之人心怨唐久矣。漁陽鼓振而河北諸州望風奔潰則人心之瓦解可知肅宗不以此時收拾人心踐天子位而斤斤小節是拘安知無徐洪客之流勸李密直向江都者乎。又安知無宇文化及之徒變生肘腋者乎。即有忠義如張巡顏杲卿眞卿等智勇如郭汾陽等亦不及施馬腹之鞭。如是則明皇之首領不保唐之宗廟社稷危如累卵矣故曰靈武之行權。

非大孝不能也。然則先儒何以非之曰事由義起。前無所昉。而肅宗又凡庸主也。卽位而後未見有政教功德赫然更始。可以追武德貞觀之舊者。而聽王璵李輔國之言。躬籍親蠶媚神諂鬼當危急存亡之秋。爲是迂濶之務。又違李泌之計不直取范陽擣其巢穴。使慶緒思明踵亂而起。舉動不厭人心。先儒殊不滿焉。而遂謂其踐位之非。豈定論哉。予有說于此。肅宗以下愚

之心行上智之事適逢其會論者誅其心弗并訾其事可也或曰明皇英主也自蜀而歸悔禍之延必能睨蓋肅宗還位于父退處青宮子道其克光乎予曰否否予嘗讀其幸蜀詩云可憐寒食與清明光輝并在長安道又云公子途中妨蹴踘佳人馬上廢鞦韆夫流離播越之頃孔棘矣上不念九廟下不念萬靈而寒食清明蹴踘鞦韆之是念卽令復辟焉能改圖曩時一日

而殺三子。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皆以讒死。況靈武之事。左讒臣可藉爲口食者乎。肅宗之不還位亦得。

黃聖孩先生評○肅宗之卽位宋儒非之耳。三尺童子亦知其宜立也

卓去病先生評○肅宗卽位靈武政是大孝特其以下愚之心行上智之事故論者勿與誠確論也李三郎風流天子卽事賦詩自是騷墨之

韻者以蹴踘鞦韆斷其不能改圖恐未可槩論

也

甄濟

董卓之召蔡邕也不至曰吾力能族人甄濟隱青巖山安祿山召之不至及反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又不至慶緒強舁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夫邕與濟同遭亂賊邕懼族而不免于誅濟視死如歸而獲保首領士有幸有不幸哉楊子不云乎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言避患之遠也二子知肥遯矣而不解于山

深林密之義如魚在沼欲潛藏得乎凡朝市而可容吾隱者非太平有道則遯世之聖也二子處漢唐之濁季而拙于謀身可哀也夫

南霽雲

祿山帥范陽十四年稱兵犯闕天下人以爲反虜欲食其肉而范陽人如子弟之戴父母竭力效死惟虜其敗及祿山陷兩京所得禁府珍器以橐駝載歸范陽人呼祿山思明爲二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欲發墓斬棺以示懲而衆猶不悅幾至大亂所謂家臣不知有國自古然矣桓叔將傾晉而曲沃之民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陳氏厚施得衆而齊人助其逆范陽之于祿山亦然而南霽雲固范陽人也與張巡許遠協謀奮擊初據雍丘謂非要害移師以保江淮前後斬獲無筭力疲救絕躍馬潰圍馳出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張樂術食以待霽雲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宴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啖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城陷身死朝廷贈揚州都督論功爲第一等與張許並立廟睢陽春秋

享祀至今垂不朽焉予讀史至此而嘆曰嗚呼
誰謂人心有忠義耶河北二十四郡望風奔降不
獨范陽謂忠義盡泯于人心耶顏杲卿眞卿及
張許尚矣即張介然崔無詖李憕盧奕蔣清賈
賁輩死節勤王歷可指數又不獨一南霽雲也
然猶可解者曰俗有厚薄教有端邪感有淺深
若枳橘之受轉于地梟鳳之賦質于天萬不同
矣而范陽人黨逆從叛如彼其夥南霽雲見危

授命如此此其貞其域而處者趯操何迥别哉吾聞山川社稷之秀篤生異人則霽雲蓋范陽之秀氣所獨結也忠魂義魄千古爲昭而于以洗胡塵之穢贖范陽黨逆從叛之愆猶月月之于纖翳過之而悉化矣